



金秋雅称美如许

钱国宏

“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”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更是人们放飞思绪、纵情高歌的时节。古往今来,许多文人墨客予秋以美丽、高雅的称谓,使我们从中感受到汉语言的博大精深。

三秋。古时候,人们把农历七、八、九月三个月分别称为“孟秋”“仲秋”“季秋”,简称“三秋”。唐代诗人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有“时维九月,序属三秋”句。清代纳兰性德《与顾梁汾书》中云:“天清气朗,时值三秋。”

九秋。秋季共90天,分为九旬,故又称“九秋”。晋代张协的《七命》诗中有“啼三春之溢露,溯九秋之鸣飏”句。唐陆畅《催妆五首》之一写道:“闻道禁中时节异,九秋香满镜台前。”

九和。古代以“九”为金的成数(“成数”泛指

比率),秋属金且气和,所以称秋季为“九和”。《管子·幼官》中载:“九和时节,君服白色……”尹知章注:“金成数九,金气和,君则顺时节而布政。”

金秋。按五行推算,秋属金,故称秋天为“金天”或“金秋”。唐代诗人王维在《奉和圣制天节赐宰臣歌应制》诗中写道:“金天净兮丽三光,彤庭曙兮延八荒。”秋季天高气朗,日、月、星辰显得更加明艳。唐代陈子昂诗曰:“金天方肃杀,白露始专征。”意即金秋季节萧瑟寒风初起,白露时分开始发兵征讨。

素节。唐代文学家王绩有诗云:“忽见黄花吐,方知素节回。”看到菊花绽放,就知道是秋天回来了。北宋文学家、史学家欧阳修有诗吟咏:“我来夏云初,素节今已届。”当我来时,正值夏末;如今归来,已然到了秋季。

金素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撰写的《昭明文选》辑谢灵运诗有句“述职期阑暑,理棹变金素”,说我去述职的时候,还是夏末;现在准备启航了,却已变成秋天了。唐代学者李善注:“金素,秋也。秋为金而色白,故曰金素也。”

素商。按五行之说,秋天色尚白,故有此称。元代马祖常的《秋夜》诗中有“素商凄清颭微风,草根知秋有鸣蛩”句。秋天到了,迎面的风变得微凉,草丛中的昆虫知道秋天已至而鸣叫。

西陆。西陆是28宿中的昴宿别名。晋代司马彪《续汉书》云:“日行西陆之秋。”唐代骆宾王《在狱咏蝉》句“西陆蝉声唱,南冠客思深”,意即深秋季节蝉叫不停,蝉声把我这囚徒的愁绪带到远方。

劲秋。因秋风劲吹,故有此称。晋代陆机《文赋》中有句:“悲落叶于劲秋,喜柔条于芳春。”

泰秋。泰,物丰,谓其时安泰吉祥。《管子》中载:“泰秋,民令之所止,令之所发。”“泰秋,田谷之存于者若干,今上致谷以币。”

白藏。按五色学说,秋色为白;秋又为收获储藏季节,故有此称。《尔雅·释天》曰:“秋为白藏,冬为玄英。”因此,“白藏”为秋天的别称,“玄英”为冬天的别称。

商秋。因晚秋寒风凄厉,故以“五音”(官商角徵羽)中的“商”音相应,所以秋天也称“商秋”。晋代潘尼《安石榴赋》中有句云:“商秋授气,收华敛实。”由此,又演化出“金商”“商序”“商素”“商节”等秋天的雅称。三国时魏人钟会所作《菊花赋》中云:“捭蒨萸于苍春兮,表壮观乎金商。”明人夏完淳《张景阳苦雨》诗中写道:“雪露团素节,金风扇商序。”晋人张协《七命》中载:“若乃白商素节,月既授衣。”“授衣”,备制寒衣,也是九月的代称。唐代李迥秀《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风字》中诗云:“重九临商节,登高出汉官。”

爽节。秋季天高气爽,故有此称。南朝齐诗人谢朓《奉和随王殿下诗十六首》中有“溯情协爽节,咏言兴德音”的句子。

秋日、秋节。汉人刘桢《赠五官中郎将》诗中云:“秋日多悲怀,感慨以长叹。”汉班婕妤《怨歌行》中云:“常恐秋节至,凉飙夺炎热。”

素律。前蜀韦庄《三用韵》诗云:“素律初回驭,商飙暗触襟。”意即初听到这秋天般净雅的韵律,不禁心神沉浸其中。

昊、九昊、西昊。也指秋天。《尔雅·释天》中说:“秋为昊天。”谢灵运《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》诗云:“秋岸澄夕阴,火旻团朝露。”夕阴,傍晚阴晦的气象;火,心星,初秋时西流隐没,故为秋候。唐代韩鄂《岁华纪丽·重阳》中载:“重阳佳辰,九旻暮月。”秋季位在西方称昊,所以秋季又称“西昊”,如明代汤显祖《彪赋》有句“夫何山中之一兽兮,受猛质于西昊”。

凄辰、凄序、萧辰。“秋入江湖暗,风生草树悲。”秋天是肃杀无情的,故有此称。北周庾信《和颖川公秋夜诗》有句“叶黄凄序变”。唐代诗人岑参《暮秋山行》诗句“千念集暮节,万籁悲萧辰”,均含有悲秋的味道。

清秋、高秋。柳永《雨霖铃》词中云:“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,冷落清秋节。”汉代宋子侯《董娇娆》诗中云:“高秋八九月,白露变为霜。”一个“清”字、一个“高”字,都抓住了秋季天高气爽的特点。

霜天、霜日。庾信《和裴仪同秋日》诗云:“霜天林木燥,秋气风云高。”李商隐《所居》诗中也有“水风醒酒病,霜日曝衣轻”句。这里的“霜天”“霜日”非指下霜,而是形容秋天的高洁,均指秋天。

秋令、秋年、秋序、秋绪。现当代作家郑振铎在《蝉与纺织娘》一文中写道:“夏天与秋令的虫声,便是截然的两样。”南朝齐人王融《在家男女恶门诗》中写道:“冰开春日,兰败秋年。”唐人李嘉《至七里滩作》诗云:“万木迎秋序,千峰驻晚晖。”南朝齐人张融《海赋》中写道:“春代秋绪,岁去冬归。”

趣谈古代快递

蔡璐



《驿使图》壁画砖是我国已发现最早古代邮驿形象

双十一的狂欢,如同盛大的庆典,点燃了全民购物的热情。当我们在享受这个购物盛宴时,不禁回溯到古代,探寻那个时代独特的快递方式。

商周时期的快递业尚处于萌芽阶段,但已初具规模。人们称快递员为“轻足”,他们身着特殊的服饰,肩负着传递公文和军情的重任。这些“轻足”,就像现代的快递小哥一样,奔波在古道的驿站之间,传递着各种信息。

秦朝时,“轻足”的称呼逐渐被“驿使”所取代。他们的任务依然是传递公文和军情,但已经有了更加严格的交接和登记制度,同时,对驿使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老弱和不诚信之人被禁止担任这一职务。

汉代,快递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驿使的服饰由黑色转变为红色,标志着快递业的繁荣和

发展。同时,封装工具和手段也变得更加多样,根据物件的形状、大小,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包装袋。这不仅保证了邮件的安全,也提高了运输的效率。

进入唐朝,公文邮件的封装更是要用囊封。封泥不仅有保密作用,还有等级之分。封泥越多则表示邮件越重要。这一制度的实施,使得公文邮件的安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

清朝时期,政府对送快递的速度有了更高的要求。文书上标注“马上飞递”字样的快递,需要用日行三百里的速度飞快送出。如遇紧急情况,则可以写“六百里加急”或者“飞折八百里驿递”等字样。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影视剧中的“八百里加急”。这种快速的快递方式,使得信息能够更加及时地传递,在当时的政治、军事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古代的“快递”业虽然与现代有所不同,但它们都承载着信息传递的重任。无论是商周时期的“轻足”,还是唐朝的“驿递”,抑或是清朝的“八百里加急”,都是为了将信息及时、准确地传递到目的地。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快递业中,成为了我们今天享受便利生活的重要基石。

我是爷爷的剪报「搭子」

伍未



从记事起,我最热衷往爷爷院子里跑,因为能欢快地折腾,不惧约束,因为可尽情地吃零食解馋,不受管制,更因为有很多妙趣横生的故事,从爷爷那漏风的嘴里讲出来,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。

那一个个故事让我模糊地懂得了为人处事的道理。我问爷爷怎么会像个文曲星般无所不知,爷爷摸着我的头打趣道:“我也要备课学习的,要不就没有故事讲给乖孙听喽。”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,故事中跌宕起伏的情节,点燃了我更多求知的欲望,让我烦躁的情绪变得安静下来,好奇这位佝偻的故事“篓子”又能给我带来怎样的精彩。

“爷爷你真厉害,给我看看你的教案笔记吧,我也想学习。”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要探究一下爷爷是真备课还是假备课。没想到爷爷听后满心欢喜,竟然拿出了一本本的剪报。剪报分门别类很整齐,像极了他的做事利索的模样。这原来就是那盛放万花筒般故事的百宝箱啊!我一页页翻看,发现他把认为对家庭成员有用的文章都一一剪下来,哪怕是豆腐块大小的中缝,爷爷也绝不放过。他会用裁纸刀轻轻划出小口,再用剪刀沿口子剪下来,整齐粘贴在起好名字的本子上。

剪报的封皮是牛皮纸装订的,爷爷用钢笔字工整地标注着《囡囡的故事册》《日常养生册》等主题剪报册的名字,不同的册名拿给不同的人看,讲给不同的人听,方便明了。诸如爸爸的木工册,妈妈的裁衣册,奶奶的煮饭册,二叔的修车册,他都会收集相应的报章内容,只为用得上时做事人不挠头,有巧劲、省时间、出活漂亮,这就足够了。爷爷还会用红墨水笔做出关键标记,想来是不愿读长篇大论的,可以看浓缩版的标记提升出活效率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,可敬天下爷爷心。

看到爷爷的剪报册,我也有了无限动力,能做手工,能长知识,还能炫耀学来的故事,这一箭三雕的美事,想想都充满了乐趣。我拿过刚买的报纸,磕磕绊绊读过一版后,就迫切地把感兴趣的内容方方正正地剪下来,小心翼翼地粘在本子上,也开始做我的剪报集。爷爷告诉我:“看好

了就大胆地剪贴,别犹豫!”想想也是,这知识是拿来用的,剪报就是备忘和复习,剪坏了咱也有笔和透明胶做补救。渐渐地,在一张张铅字墨香的报纸里,在自己动手剪辑成册的文字宝库里,我汲取了很多知识,丰富了头脑,潜移默化地滋养着自己的精神世界。彼时爷爷也戴着老花镜,剪下养花的内容,时不时地我们祖孙俩还交头接耳说说“剪”到的新知识,在你讲我学中快乐地交流着。

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,爷爷用实际行动为我树立了不可撼动的学习好榜样,是他激发了我读书看报、热爱文字的兴趣,也从中培养了我勤于思考、善于总结的能力。

至今那一摞摞早已泛黄的剪报,无声地链接了我们祖孙俩走过的所有温暖无价的时光。每每翻看,是亲情的想念,是往事的追忆,更是精神的指引——指引我与时俱进,始终保持学习的节奏:多知道、多了解、多体会、多记录、多运用,让文字的芬芳墨香点缀每个平凡的日常。

讲不完的敦煌故事

李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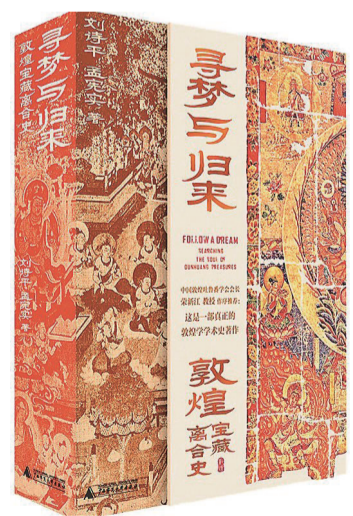
里”的奋斗曲。

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总是有其必然与偶然的焦点,并相互交织。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里,王道士无意间揭开了敦煌藏经洞的神秘面纱,发现大量佛教经卷、社会文书、刺绣、绢画、法器等等珍贵文物,让敦煌再次成为世界焦点,这原本是历史的偶然事件。而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里,清政府的腐败无能、八国联军的入侵、文物保护意识淡薄、经费短缺等问题的存在,让斯坦因、奥勃鲁切夫、伯希和等外籍人士以考古、教育、学术交流等名义劫掠走大量文物,让敦煌宝藏重见天日即惨遭浩劫,令人扼腕痛心。或许,敦煌藏经洞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刻起,就注定它的命运是悲惨的。所幸,纷乱的年代里,总还有一些清醒而坚定的人,著名学者罗振玉提请学部将敦煌藏经洞剩余经卷收归国有,使敦煌文物不再大量流失,王国维、蒋斧等学者出版《鸣沙石室艺术》《敦煌拾零》等著作,刘复、胡适、王重民、向达、姜亮夫等满怀爱国热情的学者,或抄写,或翻拍,将大量敦煌文献资料带回国内加以研究,更有郑振铎、傅芸子、孙凯、陈垣等大师级学者,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领域,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拦历史前进的脚步,从动荡到存亡,从寻梦到归来,敦煌宝藏经历过艰难而又辉煌的过往,都折射出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困顿与奋发。敦煌学如今已成为当今世

界上的一门显学,但在很长时间内,因为较为复杂的社会原因,我国敦煌学研究发展一直较为缓慢,曾一度流行的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国外”的说法,成为中国学者心中的隐痛。进入20世纪80年代,在季羡林、段文杰等学者的带动下,中国学者接力奋斗,战胜文献资料不易获得、研究技术水平落后等困难条件,取得了十分辉煌的研究成果,先后创办《敦煌研究》《敦煌学辑刊》等学术刊物,多次举办国际性学术讨论会,并使敦煌学正式延伸为“敦煌吐鲁番学”,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,当今国际学术界已公认中国是敦煌学研究中心。历史滚滚向前,当数字化、全球化的时代到来,我国在加强敦煌学学术研究的同时,自1994年起,为促进散藏于世界各地敦煌藏经洞文物的综合利用,中国加强与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日等10余个国家的敦煌文物收藏单位国际合作,推动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建设和虚拟回归,使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陆续“魂归故里”,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和全球共享,使敦煌宝藏更为深入全面地研究保护,成为“人类的敦煌,世界的敦煌学”。

一眼千年的敦煌,它的故事不是一部《寻梦与归来:敦煌宝藏离合史》所能讲完的。回望敦煌的曲折发展,所触尽是中国人敢于在逆境中抗争的勇气,而走近敦煌,感知诉不尽的情怀,正是为了延续守护和研究敦煌的故事,书写未来的美好画卷。



《寻梦与归来》

刘诗平、孟宪实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敦煌,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,也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。这一处令无数人前往寻梦古今的“国家宝藏”,不仅投射出近代中华民族的荣辱沧桑,更储存着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历史记忆。《寻梦与归来:敦煌宝藏离合史》是一部敦煌学学术史著作,全书分为《伤心敦煌》《四海寻梦》《魂兮归来》三编,如果说上编《伤心敦煌》回顾百余年来敦煌宝藏颠沛流离的往事,是一部“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”,中编《四海寻梦》梳理中国学者呕心沥血在世界范围内搜罗资料,加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往事,是一部追寻和研究国宝的寻梦历程,那么,下编《魂兮归来》所聚焦的敦煌学正式延伸为“敦煌吐鲁番学”,并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的历程,则是一部接力研究、让宝藏“魂归故